

乾隆 973 中、英 雙語字典

**Qian ≡ Long 973** Bilingual Dictionary

**Chinese English**

中華語文津梁

## 簡化字之構造

本文摘自乾隆華文信函教材“**認識學習華文特色 15 函**”中之第十四函：**認識中華文字之繁化與簡化**，第八節：**大陸新制簡化字法令法則**。

簡化字自古即有，但簡化過程並不減少中國字庫，反而不斷的在增加。然新中國建立，鑒於全國文盲佔人口比率過高，為了消除文盲，提升識字率，乃於一九五六年推行口語文字簡化方案，又於一九八六年先後發佈三個文字簡化表，合計簡化基本字 569 個，共衍生簡化字 2,235 個，如扣除草書楷化 1,445 字，古死字復活者 17 個，古有俗體字及白字真除者 220 個，取輪廓近似或特徵以替全字者 80 個外，則所餘 553 字，即大陸所謂基本簡化字，於 1993 年公佈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，列有 1,027 個異體字。

查今之簡化字構造，乃以下列八法而成：

- 一、自古有俗體、異體字之筆劃少者，使其扶正，如：淚 → 泪；網 → 网；傑 → 杰等；同音合併，如：餘 → 余；穀 → 谷；佈 → 布等，不免字義混淆。
- 二、取草書中，普通易識之字形為簡字：大陸簡化字中，凡取 14 個草書楷體化之部首偏旁，如此移花接木，殊失草韻美感。本法除大量用於部首偏旁外，間亦用於字體中間，如：書 → 书；長 → 长；馬 → 马等。
- 三、文字同音異體，部份合併：合併即以白字代正字，如以「后」代「後」而減「後」，殊失古字原義本質，令人莫知辯證，而有迷亂之失，如：髮、發 → 发；儘、盡 → 尽等。
- 四、改變或省略楷體左旁部首，如：體 → 体；塵 → 尘；竈 → 灶等。
- 五、將古字之筆簡「死字」復活，以為新字，此類古字，唐宋以來在楷行書法中已不用，所謂「死字」是也，如說文解字中有而今不用之字，皆屬之，今通常於字典筆劃字後附記之。今大陸將此等字從康熙字典中選出以為簡字、正字，故謂死字復活今用。
- 六、自正楷字之部份特徵，或輪廓代替全部，取以為簡化字。此法本是象形字造字法之一，亦即古簡體字，其字由觀察者所處位置，對所觀察物體角度不同，如仰觀日月作 ○ ☾，俯觀水作 ㄣ，後視車作 𠂆，正視山作 𠂇。

𠂔，側視馬作 𠂔。

七、改變或省略楷字右旁音母，以同音簡字體替代，潔 → 洁；鄰 → 邻；極 → 极，或者同時改變楷字左旁部首及右旁音母，以同音簡字體替代，如：護 → 护；驚 → 惊；膚 → 肤；等。

八、符號造字：此乃本無其字，特意以符號造之，或本有其字，特以符號損之，皆無中生有，出於六書法之方便體。如：對 → 对；觀 → 观；風 → 风；鄰 → 𠂔；累(通纍)→ 𠂔等。首先以符號代替字中筆劃重複部份，始見於東周(476 BC)古老子經<sup>[1]</sup>（見附圖一）及戰國「行氣玉銘」，（見附圖二）其次多行之於南北朝人「寫經手卷」，今甚于昔。

<sup>[1]</sup> 古老子經集字說明：

漢許慎說文解字敘、漢劉向漢書藝文志，皆稱：「周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，與孔壁中文字亦異體」。

故孔子論語、左氏春秋，當時必皆為古體文，今孔、左之古文字，因隸楷興而亡之矣。幸梁陶弘景尋得古文老子，四傳至唐司馬承禎，以三體書呈唐玄宗，賜名「老子真本」，承禎晚隱天台桐柏宮，建經幢漆書古文老子經為鎮宮之寶（禁不外傳）。迄北宋鄭國公夏竦，好古文奇字及文學，著古文四聲韻五卷，奉敕錄得古老子經真本單字，保存至今（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），誠民族文化瑰寶也，今摘錄其單字數十個為插圖，用徵古文字演變與韻趣，其中「鄰」字作 𠂔、「纍」字作 𠂔，為華文有同音符號代替字之祖，較戰國行炁玉銘猶早 300 年，如果這個「○」和公元前 2650 年之青海樂都陶文化上之「○」，同亦作計數之「○」，則世界創造「○」者是中華民族，而不是後來之阿拉伯人了。又卂、𠂔 亦見樂都文化陶片中，故卂非印度佛教於公元前 500 餘年所創造。凡此均足証中華文化源遠流長，獨步領先于世界文化古國也。

又：象形文字，以今觀昔，多為符號文字，而同音符號代替字，應在「有字而異體同音」之後，故其生也晚于西周。

鄰	抱	極	德	早	使	聚	與	皆	胞	畏	累	保	臨	唐
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古司
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老馬
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子承
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𠂔	禎

附圖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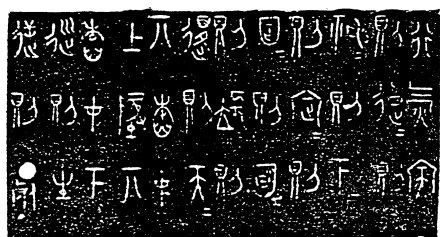
除常用異體、簡體字外，餘皆仍為繁體字，由於此不足千數新字體，捨古人作簡字法，遂盡失繁體字特有之效果，上列八法中又以下列三法最為人詬病，並造成與固有歷久不變之原字間，字體變形，字義混淆、訛誤、差失，舛慝等缺失。

第一為其字獨重拼音而棄形義，以同音字取代或取消相應之繁體字後，如同音代替之以「后」代「後」，以「余」代「餘」，以「里」作「裏」，以「面」代「麵」，以「奸」代「姦」等莫不謬以千里，如此白字扶正，以作簡化，實為減字，於文字學上，難自圓其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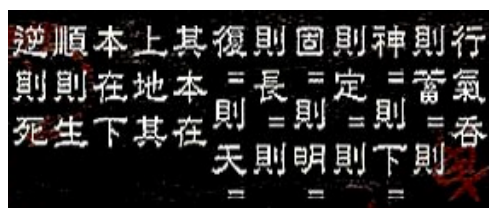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同音合併，如蒙、盟、朱、台等字，各有以做右旁而衍生之十餘字，但合併只併 10 字中 1~2 字，餘皆一仍其舊，(倘學者本此 1~2 字之檢法，同類相推，豈不文字大亂?) 故同音合併，是字不勝併，法又無規之減字法。

最後符號代替，是無中生有，亦以有作無，如「開」字用草書楷化應作 𠂔 即簡化，而竟再簡之作「开」(此古字原讀音為 Yán，今強改為 Kāi)，遂成符號字，如此簡而化之，真是匪夷所思，所幸再簡之字不多，否則又起一亂。

大陸於一九九三年國務院明令，異體文字(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)，停止使用，簡化字總表公佈實施。



拓本



釋文

戰國「行氣玉銘」十二面稜柱狀，每面三字及符號，共四十五字。(天津博物館藏)

## 附圖二